

传奇

白求恩的生日面

王庆献

整个下午，郝大娘都在为做这碗生日面发愁。

话还得从20多天前说起。贺龙率领120师刚一进冀中的肃宁县，就接连跟日本鬼子打了三仗，三战三捷，毙敌500余。晋察冀军区派来驰援120师的白求恩18人医疗队到达不久，贺龙又在黑马张庄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医疗队自然又是一阵忙。

这天，带领妇女们来给伤员送饭、喂饭的郝大娘，正巧听到一个医疗队员对刚下手术台的白求恩说：“白医生，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啊。”白求恩手拍着大脑门道：“可不是嘛，这三天忙得都忘了。”那队员说：“怎么祝贺一下？在我们中国，过生日是要吃长寿面的。”白求恩笑着回答：“这是战争时期，没有那么多讲究，长寿面就免了。再说，我们刚打了胜仗，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祝贺。今天又做完了伤员们的手术，这生日过得多有意义呀！”

不听则已，听了这番话，郝大娘回到家后，就做了个决定：要给白大夫做碗生日面。

真要做了，郝大娘却犯了难：

拿什么做呀？白面呢？兵荒马乱的年头，本来打得就不多的麦子，早被岗楼上的鬼子汉奸搜刮走了。就是藏着掖着侥幸留下来的一点点儿，打仗以来，乡亲们不是做了干粮送上火线，就是给伤员开了“小灶”，想必面缸底都刮过扫过了，恐怕跑遍全村也找不到够做碗面条的白面了。

郝大娘“唉”了一声，寻思道：这面条，该打个腥卤吧，可肉呢？别说没肉，连村里的鸡鸭猪羊也早被岗楼上那群畜生吃光了。

“要不就擀山药（红薯）面的吧，没肉就打素卤。”郝大娘想，“可是，做碗山药面面条当生日面，怎么拿得出手呢，人们不笑话，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啊。”

郝大娘纠结良久，心说：也只能是山药面素卤了。

在面盆里舀上两小瓢山药面，再多抓上一把榆皮面，郝大娘很快就和好了。放在往常，面再醒醒就可以擀了。但是，今天这面要多揉揉。

手里揉着面，郝大娘又想到了白求恩。她寻思：大老远地来到中

国，他的爹娘妻小说不定怎么惦记呢。自己的大儿子跟白求恩年龄相仿，去年跟着孟庆山司令的河北游击军走后，自己不是好多天也担心得吃不下睡不着吗？也知道孟司令的队伍就在冀中，没走远，可就是放心不下。想想，白大夫离家岂止千里万里，他的家人那才叫挂念呢。今天过生日，他的家里不是也在忙着给他做生日面。这样想着，她仿佛看到远隔重洋，白求恩的娘亲这时也像她一样，正在用力地揉着面，一下一下，好像要把千般牵挂、万般慈爱都揉进这里面……

郝大娘还想再揉一会儿。面揉熟了，筋道有劲儿，切出的面条才能长而不断、煮而不烂，吃了才喜庆。这一带有个说法，认为生日面面条越长吃了就越长寿。郝大娘心里说：白大夫救了多少人的命呀。人好求，乡亲们闹个灾呀病的，一叫就到，还经常捏着自己的长鼻子逗孩子们玩，全村的大人孩子都喜欢他。这样的好人就该长命百岁啊！

不知怎的，郝大娘突然想到了日本鬼子，她捉摸不透：都是外国人来到中国，有的人救命行善做善

萨，有的人杀人作恶当魔鬼，这世间的人怎么差这么多……

揉了又一个时辰，面往案板上摔摔，似乎有了弹性，郝大娘觉得可以了。

转眼间，面就擀成了片，切成条。但见根根面条，长似线、匀如丝。下到锅里，随着沸水翻滚了几番就熟了。捞在一只大海碗里，浇上已打好的白菜素卤。缺了肉，多放了香油，竟也清香诱人。

郝大娘端着这碗面走出家门，忐忑而又兴奋地来到白求恩的住处，递过去，脸先红了，说：“白大夫，给你做了碗长寿面，山药面的，你别怪嫌，担待着吧。”

略感突然的白求恩愣愣了一下，说：“大娘，让您老受累费心了，这、这怎么承受得起？”

郝大娘说：“不就一碗山药面面条吗，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呀。白大夫，别客气了，趁热吃了吧。”

这时，身旁的两个医疗队员也帮郝大娘劝说。白求恩只好接过碗吃起来，说话的工夫，就把一碗碗面条吃了个精光。白求恩拍了拍肚子说：“太饱了，这是我在中国后吃到的最好吃的面条。谢谢您了大娘！”说罢，给郝大娘鞠了个躬。

郝大娘慌忙地道：“白大夫，这可使不得。我记住了，你是正月十三的生日，明年的今天，无论想什么法子，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给你做一碗纯白面的腥卤面条，补上今天的遗憾。”

一旁的队员说：“大娘，人家外国过生日都是按阳历。”

“哦，这也不奇怪，十里还不同俗呢，更别说不是一个国。我记住了，今天是阳历3月3日。”郝大娘说道。

不久，白求恩就带领医疗队奔赴了新的战场。

四季飞逝，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阳历2月底。郝大娘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但是，当初她忽略了一个问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白求恩不会总在肃宁县呀。

她找到村里、区里的干部，打听白求恩在哪里，最近来不来咱们这里。

问来问去，郝大娘得到了一个她难以相信和接受的消息：白求恩在我们西边不远的唐县给伤员手术时感染病毒，已于去年11月去世了。

接下来的多少天里，郝大娘深陷悲痛之中，她反复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好人、活菩萨怎么会死呢，他生日可是吃了长寿面的呀！”

到了阳历3月3日，郝大娘用心地做了一海碗白面腥卤面条，叫着白求恩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捧供在桌上。

以后每年阳历的这一天，郝大娘都要把这一情景重现一遍。

几十年过去了，郝大娘老了，最终没能扛过一场大病。弥留之际，她对儿孙们交代说：“每年的阳历3月3日，别忘了做碗白面腥卤面条供上，这天是白求恩的生日。”

汉诗

村谣

翔之

桃子熟了

仿佛一夜之间
村子里的秋雪蜜桃全都熟了

桃子熟的那天
北京来的驻村书记
正带着一大群客商
穿梭于各家桃园

桃子熟的那天
齐大刚跛着腿
跟他的老婆一块儿
摘桃装箱，满脸笑容

桃子熟的那天
王五姐的脸蛋儿
也像熟透的桃子透着红光
“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甜呢”

桃子熟的那天
我正在水果加工厂建设的工地上
第一书记说过
明年，就不用再给村里的桃子
现找销路了

桃子熟了……

我努力印证这些街巷的名字

站在越来越陌生的故乡街头
我打量起一个个路牌
揣摩着它们的名字

连着村里养老院的路
是不是就叫幸福路
南端是小广场，北端是贸易市场
这条南北大街就叫新民街
那么上海路呢，南京路呢？
是羡慕憧憬上海和南京
还是在乡亲们心里
这里已经媲美南京和上海？
拥军巷，友爱巷
看上去就那么让人心生欢喜

在我仔细印证这一条条水泥街道时
刚好一辆新能源城乡公交车
路过我前面的站牌
下来上去的，是几张开心的笑脸

走出故乡的麦子

源于一位驻村书记
这些旱碱麦走出了故乡

一样的秋分托付给土地
一样的立春顽强地返青
一样的灌浆，一样的探芒
一样的怀揣饱满的籽粒

同生于这片贫瘠的旱碱地
这些麦子和养育它们的乡亲一样
从来没有向命运低过头
在五月的干热风
中托举着一片湛蓝

一样的，还有
和乡亲们共同
赶上了一个新时代
遇上了一位驻村书记

当旱碱麦特有的劲道和香气
跟艺术缔结连理的时候
就焕发出蓬勃生机
这些带着乡亲们希望的面花面塑
走出故乡，远走他乡，进京上广
赢得世人青睐
回报给故乡的都是幸福

电商大咖侄媳妇

本族侄子的小卖部
成了村里的菜鸟驿站
三十多岁的侄媳妇
俨然一位电商大咖

拍照上传，客服讲解，直播带货
收货发货，一单连着一单
替乡亲们代收快件
也让村子里的农副产品
从这里走向五湖四海

侄子的六亩土地
流转给了种葡萄的韩老六
而彼时，侄媳正帮着韩老婆娘
忙着打包大棚葡萄
给每一串葡萄都挂上了
自己独有的二维码身份证
不管走到天涯海角
微信扫一扫就能明白
这串无公害葡萄的
前世和今生

而远处中心小学的操场上
一朵朵花儿正在绽放

人间

老去的父亲

张玉香

阴历九月二十九，是老父亲88周岁生日。

一家人在炕上围坐，守着油炸糕、大骨头，在家的6个兄弟姐妹挨个对他说着祝词，耳背的老父亲不管是否听清，全部举起饮料开心应答。

前几天下了场雪，小脑萎缩的父亲出去扫扫时，站立不稳摔了一跤，脸颊和额头撞破了皮，过生日这天，脸上的创可贴如同两个标签，醒目地提醒着儿女：眼前的老人已经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好像在一瞬间，父亲的身形在眼前佝偻下去，意识到今后再无法心安理得享受他的呵护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老父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儿时跟爷爷逃荒口外，后来学木匠手艺在村里站稳脚跟，愣是靠手艺活儿和卖苦力养活大10个孩子，其名包括一个大学生和一个中专生。

父亲的故事有很多，年轻时，他仅靠铁锹和箩筐，领着妻子和两个闺女挖出一口井；他用木手工艺打的风箱，十里八村都有名，80多岁了还有人找他定做；他把闺女带得比男人还能干，打的粮食曾经在村里冒尖儿；他不服老，78岁还在养牛，86岁修了道几十米长的石头墙，87岁还能抡大锤砸水泥里的钢筋卖钱，88岁还在种地……

所以，我们一直理所应当以为，父亲始终是强壮的，有病缠身对于老父亲来讲，还是那个比较遥远的词。谁知，两个多月前，老父亲小脑萎缩忽然严重，先是忘了很多人和事，后来走路不稳光摔跟头。最近总是闹着要搬出去住，我哥经常半夜一两点去平房把出走的父亲哄回家。

脑子日益糊涂的老父亲有一些习惯没变，作为村里最老的卫生员，老父亲生怕别人挑出他卫生区的毛病，带着老母亲爬跪在地上，把砖缝、道边的杂草一根根拔起来。下了场小雪，我哥去扫扫不让他出院门，他趁母亲不注意，扛把大扫帚出去清扫，结果摔得半边脸都是血。

老母亲总说父亲脑子糊涂心不傻的。确，他把前两天发生的事都能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对几个儿女的疼爱已经成了本能。几个姐姐回娘家，出去串门回来晚了，父亲站在黑乎乎的村口等着，拉都拉不回家，说要等闺女。我哥用拖拉机耕地，想加个晚班一次干完，晚上九点老父亲竟然骑着电三轮带母亲寻到地里，老两口儿走错路不说还差点撞树上，把我哥吓得够呛。今年10月份回老家收土豆，老父亲把挖出来的大土豆专门拣出装到一个白袋子里，深一脚浅一脚走到跟前悄悄和我说：“那个白袋子里都是大土豆，你快放起来，别让别人拿走。”这一句，说得我眼眶发热。

“祝爸爸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老父亲有个好身体。”“谢谢您给了我生命。”这顿小小的祝寿宴上，面对儿女的祝福，老父亲始终乐乐呵呵，就好似岁月从未老去。

父亲确实老了，但他年轻时酣畅淋漓地拼搏过，他是无愧于自己的人生的。老去和疾病几乎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包括我敬爱的父亲。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也算是有了回报父母恩情的机会。

父亲，您今后的岁月，儿女们会陪伴您，请允许我们和您共同前行。



▲商旅

▼相马

►马球

李维学 作



在场

唤醒黎明的树叶

朱林路

天刚蒙蒙亮，星眸还闪着微光，“唰唰，唰唰”的扫帚声让乡村的黎明到达了村头。舒缓、怅惘、惋惜……莫名的忧伤从记忆深处扩散开来——我目睹了那个挥不去的身影，一位早起的环卫工人正在清扫昨晚风雨吹落的铺满街道的树叶。

我站在小城街头，看着清洁工把湿漉漉的落叶一堆堆堆起来，那些树叶像金色的小鱼沾满泥水挤挤挨挨着。我想着此后他们的归宿——被运到垃圾焚烧厂，或者被运到某个有机肥制造车间。可多年前，我是当作“食物”带回家的，为那些换钱的小羊冬天长得肥实些。

没有树，没有树叶，乡村会少很多生命。穷困的年代，庄户人家都喂养些羊啊、猪啊等能养大卖钱的牲畜，牛是不敢养的，喂不起，庄稼秸秆还不够做饭的，哪敢喂大牲畜啊。羊算是小牲畜，只要秋后勤快些，搂足了树叶，就能坚持喂到春草发芽，即便冬天下窝小羊羔，也能对付过去。小羊羔吃了春草贴了膘就是到手的钱了，哪个庄户人家的主妇不会算这个账呢。

深秋的落叶会早早地唤醒乡村的黎明，唤醒那些品质勤劳、满身烟火气息的乡村妇女。母亲就是其中的一员。每当深秋的午夜窗户纸“呼嗒呼嗒”一响，母亲就睡不着了。她有时甚至摸黑就起床，走向村头的树林。我一觉醒来，母亲已经背回几大包树叶了。她不敢迟，起得晚了，树叶就少了，村头的树林就那几片，可去扫树叶的人很多。要是遇上刮大风的夜晚，她也会从暖暖的被窝里惊醒还在梦中的我和弟弟，搭把手儿，我们扫，她往家背。

有时，母亲一边用扫帚扫落叶

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树叶就是这些树恩赐给咱们的食物啊，树林就是鸟窝，庄户人就是一群鸟雀儿。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说的话真是在理儿。从远处看，村庄就是一些低矮的房屋，它们在杨树、柳树、槐树的怀抱里，是聚集着的小小的鸟窝。它们不是被天空压着，相反，魁梧高大的树木把天空支撑起来，温暖地包裹着这些鸟窝。命运把母亲安排在树林里的鸟窝中，就意味着她要勤快地“聚巢打食儿”。母亲扫了一年又一年落叶，从来也没有和我们说出“无边落木萧萧下”“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样的诗词。她只知道，那些飘落的树叶，能温暖过冬牲畜的肚腹。她不在乎乎树叶红了是不是爱情，树叶始终绿着是不是生命，她在乎的是有风的夜晚起不了早会扫不到树叶。

村南的主屋上是一大片茂密的柳树，滋养着村子。大人们常去树林里去寻锅叉、锹把。夏天，我和伙伴们去捕蝉、捉迷藏。上小学了，我还独自一人去树林里扫过树叶。太阳懒懒地刚刚升起地平线，树林里的雾霭还没散尽，我已经扫了几大堆了。为了等待新一层树叶落下来，我就独自偎在一棵树下看几只麻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我想，什么时候要能起一阵旋风，把所有的树叶都吹到家里去多好啊，母亲就会喂养好多的羊，也不会再把黎明时我的瞌睡带到树林里来了。

几年以后，人们不再去争着占林子扫树叶了。地里长的粮食吃不了，前屋房后柴草秸秆都没处放，家家争着找地方盖新房。但村里的几个老婆婆还会在深秋的早晨或正午，到村头稀疏的树林里去扫树叶，即使堆在猪圈旁边沤烂掉，她们还是照常去扫。她们感念那些一

片片或黄或红的树叶是给予乡村的食物，一定是承载了她们对于穷困生活的记忆。对我，或者像我一样的那些乡村少年，是记载着我们童年故事的一页页日记。

后来，我离开了乡村，知道了树木和叶子对于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的巨大作用，但我还是愿意以母亲的哲学意味：有树就有村庄，有树叶就有羊群。母亲还说，只要树叶黄了再绿，人就不会饿死渴死。我也似乎读懂了惠特曼，他的诗行不应仅仅是草叶，也应有树的叶子。那些纷飞的落叶，那些经了阳光和风霜的叶脉，诗行和句式绵绵长长，像一片片金黄色的诗笺飘向大地。

我常在深秋的时候驻足小城的街头，独自瞩目那些飞舞的树叶。我会想，如果问一个城里的孩子，树叶能干什么，他可能会说吸进二氧化碳，呼出氧气、净化空气，也许会说制作叶子标本，或者美化环境，他可能会说出喂羊吗？我不敢再去看环卫工人清除落叶的情景了，我怕再看一眼就会看到那些秋天的树木注视着飘舞的树叶热泪横流。

这几年，乡村的树木越来越多了，绿化林、经济林、防风林，一片片、一行行，簇拥着越来越洁净富足的村庄，只是没人再去扫落叶了。母亲老了，我常回村看望她，还要到村头的小树林里，看秋日的阳光里那些翻飞的金黄色的落叶。我背依在一株白杨树身上，抬起头闭上眼睛，倾听那舒缓的“唰唰”声，尽管那声音弥漫着我经年不息的苦难气息，却让我感怀——少年时代那些被树叶唤醒的黎明，像一个破碎的梦，忧伤而幸福。

汉诗

容器(外一首)

铜墙

一抹槐花的清香
容得下乡愁
尽管风的周围
早已是遍体鳞伤

时间被榨出汁液
在器皿里游走
似箭，穿过琉璃
穿过旧时光

日落，一枚隐喻

红冠赤鸟
在晚霞余晖里沉浮
我看到
跌落一河的啼鸣
咫尺的你
可是我天涯的布施

一枚隐喻
收拢一片翅膀的孤寂
静卧巢中，守候
夜的空濛

诗趣

张万鹏

祖国河山秀丽，
无处不蕴古诗。
景物人事收眼底，
志在捕捉妙句。
上观云天雁雀，
下察陆间水域。
人文古曲更须知，
“唰唰”声，
尽管那声音弥漫
着经久不息的苦难气息，
却让我感怀——
少年时代那些被树叶唤醒
的黎明，
像一个破碎的梦，
忧伤而幸福。